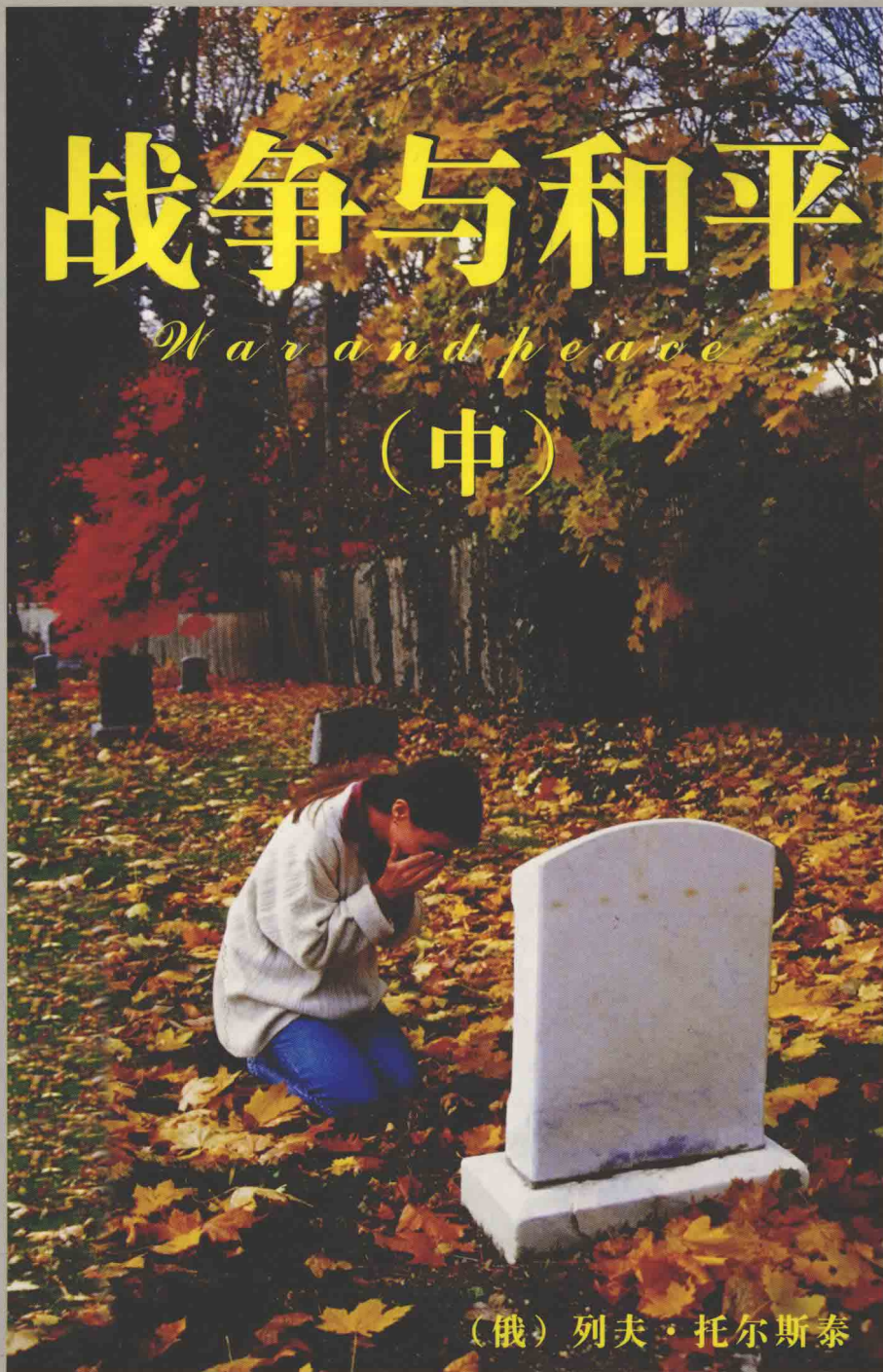


战争与和平

War and pe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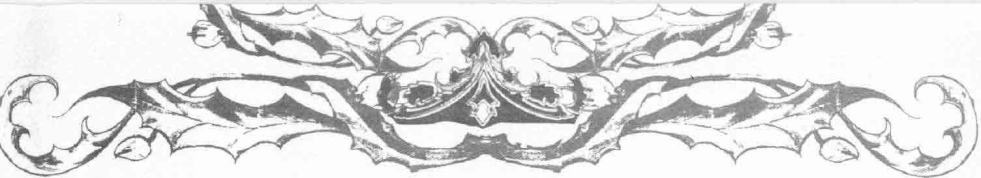
(中)



(俄) 列夫·托尔斯泰

时代文艺出版社

War and peace



(俄) 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

(中)

王讲林 译



世界文学名著收藏精品丛书(下)

主编：余进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52)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387-1865-6/I·1759

定价：527.00元

十七

六月间发生弗里德兰战役，但保罗格勒团没有参加。随后宣布停战。尼古拉非常思念他的朋友杰尼索夫。杰尼索夫走后音讯全无。尼古拉担心他的案情和伤势，就利用停战机会请假到医院探望。

医院设在普鲁士一个小镇里。这个小镇曾两次遭俄军和法军蹂躏。时值夏季，田野风光明媚，小镇就显得格外凄凉：房屋和围墙倒塌，街道肮脏，居民褴褛，喝醉酒和患病的士兵到处乱闯。

医院设在一座墙垣破败、窗框和玻璃残缺不全的砖房里。几个扎绷带的士兵，脸色苍白，面孔浮肿，有的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的来回踱步。

尼古拉一进门，就闻到一股腐肉和医院的味道。他在楼梯上遇见一个口衔雪茄的俄国军医。医生后面跟着助医。

“我没法分身，”军医说，“晚上你到玛卡尔·阿历克赛伊维奇那里去，我也要到他那里去。”助医还问了军医什么事。

“哦，你自己做去吧！还不都是一样？”军医看见登上楼梯的尼古拉，说。

“您来干吗，阁下？”军医问。“您来干吗？是不是子弹没要您的命，您就想来弄上伤寒？老兄，这里是传染病房。”

“怎么回事？”尼古拉问。

“伤寒，老兄。不论谁进去都得送命。只有我和马凯耶夫（他指指助医）两人勉强熬过来了。我们这里已死了五六个医生了。新来的人要不了一星期就完蛋，”军医自负地说。“我们请过普鲁士医生，可是盟国的弟兄不喜欢他们。”

尼古拉对他说，他想探望住院的骠骑兵少校杰尼索夫。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老弟。您倒想想，我一个人要管三家医院，四百多个病人！幸亏有几位好心肠的普鲁士太太每月送给我们两斤咖啡和两斤棉线团，要不就完了。”军医笑了。“四百个人哪，老弟，还有新病人源源不断给我送来。有四百个，是吗？”他转身问助医。

助医脸色憔悴。他显然很不耐烦，希望多嘴的军医快点走。

“杰尼索夫少校，”尼古拉又说了一遍，“他是在莫利顿负的伤。”

“好像死了。你说呢，马凯耶夫？”军医若无其事地问助手。

不过，助医并没有证实医生的话。

“他是不是红头发，高个子？”军医问。

尼古拉把杰尼索夫的模样描写了一番。

“有的，有这样一个人，”军医似乎高兴地说，“这个人多半死了，不过让我查一下，我有名单。马凯耶夫，名单在你那里吗？”

“名单在玛卡尔·阿历克赛伊奇那里，”助医说。“您自己到军官病房去看看，到那里就知道了，”他转身对尼古拉说。

“哦，您最好还是别去，老弟，”军医说，“不然您自己也难免会被留下来的！”但尼古拉告别医生，请助医陪他去。

“说好啦，回头可别怪我，”军医在楼梯下大声说。

尼古拉跟助医来到走廊里。在这黑暗的走廊里，医院的味道那么强烈，尼古拉不得不捂着鼻子停一下，再鼓起勇气走去。右边一扇门开了，一个又瘦又黄的人光着脚，只穿一件衬衣，拄着拐杖，从门里走出来。他身子靠在门框上，眼睛露出光芒，羡慕地瞧着过路人。尼古拉往门里望了一眼，看见病员和伤员躺在地板上，身下铺着干草和军大衣。

“这是什么地方？”尼古拉问。

“这是士兵病房，”助医回答。“有什么办法呢！”他仿佛道歉似地添加说。

“可以进去看看吗？”尼古拉问。

“有什么可看的？”助医说。助医不让他进士兵病房，他就偏要进去看看。尼古拉在走廊里已闻惯的气味，在这里更加浓烈了。这里的臭气有点不同：更加冲鼻，使人感到臭气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病房呈长方形，阳光从大窗子里透进来，照亮屋里的病员和伤员，只见他们头顶着墙分两排躺着，中间留出一条走道。大多数伤员都已不省人事，对进来的人毫无反应。那些有知觉的都欠起身，或者抬起又瘦又黄的脸，流露出渴望帮助、责备人家和羡慕别人健康的神情，打量着尼古拉。尼古拉走到房间中央，从打开的门里望望隔壁两个房间，看到了同样的情景。他停住脚步，默默地环顾四周。他怎么也没料到会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就在他前面的过道中央，光地板上躺着一个病人，从他剃的童花头上看出是个哥萨克。这个哥萨克伸开粗大的手脚仰卧着。他的脸红得发紫，眼睛翻得只剩眼白，红色的腿上和臂上的血管像绳子一般暴露出来。他用后脑勺撞了撞地板，哑声说着什么，不断重复着一个词。尼古拉用心听，听出他在说：“喝水……水……喝！”尼古拉回头看了一下，看有谁能帮

这个病员躺下，并给他喝点水。

“这里谁在照顾病人？”尼古拉问助医。这时从隔壁屋里走来一个值勤的辎重兵，他走到尼古拉面前立正。

“祝大人健康！”辎重兵高声说，眼睛瞪着尼古拉，显然把他当作医院的长官。

“让他躺好，给他点水喝，”尼古拉指指哥萨克兵说。

“是，大人，”辎重兵高高兴兴地说，更加瞪大眼睛，挺直身子，但站在原地不动。

“唉，这里真是毫无办法，”尼古拉垂下眼睛想。他刚要出去，发觉右边有一道尖利的目光盯住他，他回过头去。差不多就在屋角，有个老兵坐在军大衣上，他那枯黄严厉的脸瘦得像骷髅，灰白的大胡子好久没刮，眼睛执拗地盯住尼古拉。老兵旁边的一个人指指尼古拉，对他嘀咕着什么。尼古拉明白，老兵有事求他。他走近去，才看出老兵盘着一条腿，另一条腿从膝盖上方截掉了。在老兵另一边，离他稍远处，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年轻的士兵，他那生着个扁平鼻子的雀斑脸像白蜡一样白，眼睛已经翻白。尼古拉望了望这个兵，脊背上起了一阵寒颤。

“这个好像已……”尼古拉对助医说。

“我们已要求过了，大人，”老兵下巴颊哆嗦着说。“早晨就死了。我们也是人哪，又不是狗……”

“我这就去找人，把他搬走，把他搬走，”助医慌忙说。“我们走吗，大人。”

“走吧，走吧！”尼古拉急急地说，垂下眼睛，缩着身子，竭力不出声地从一双双含着责备与羡慕神色的眼睛前面走出房间。

十八

助医领着尼古拉穿过走廊，来到军官病房。这个病房一共三间，房门都敞开着。病房里摆着一张张床，负伤的和患病的军官，有的坐在床上，有的躺在床上，有的穿着病员服在屋里来回踱步。尼古拉在这里最先遇见一个断臂的瘦小的人，他头戴睡帽，身穿病员服，口衔烟斗，在第一间病房里踱步。尼古拉打量着他，竭力回想这人在哪儿见到过。

“没想到我们在这种地方又见面了，”瘦小的人说。“我是土申，土申，

我在申格拉本让您搭过车，记得吗？您瞧，我也被锯去一截了……”他笑着说，指指衣服的空袖子。“您找杰尼索夫吗？他跟我同一个病房，”土申知道尼古拉要找谁，说。“这里，这里，”土申说着把他带到另一个病房，那里有几个人在哈哈大笑。

“他们怎么还能哈哈大笑，而且在这儿过下去呢？”尼古拉想，一直闻到士兵病房里腐尸的臭气，看到从两边向他射来的羡慕的目光和那个眼睛翻白的年轻士兵的脸。

杰尼索夫还用被子蒙着头睡觉，虽然已近中午十二点了。

“哦，尼古拉！你好！你好！”杰尼索夫叫道，声音同在团里时一样，但尼古拉伤心地发现，除了这种惯常的洒脱和活泼之外，从杰尼索夫的脸部表情和声音腔调里流露出一种过去没有的隐藏的恶劣情绪。

杰尼索夫伤势虽然不重，但负伤以来六个星期还没痊愈。他的脸，也像所有住院的病人那样，显得苍白而浮肿。但使尼古拉吃惊的不是这一点。使他吃惊的是杰尼索夫仿佛不愿见到他，并且对他笑得很不自然。杰尼索夫没有问到团里的情况，也没有打听总的形势。尼古拉谈到这些事，杰尼索夫根本不在听。

尼古拉发现，杰尼索夫听他提到团里的情况，提到医院之外的自由生活，甚至有点不高兴。他仿佛想把以前的生活全部忘记，只关心他同军需官的官司。尼古拉一问到这事，他立刻从枕头下掏出军法委员会的公文和他答复的底稿。他一读文稿，就兴奋起来，特别要尼古拉注意他文稿中给对方的尖刻答辩。病员们发现有个新从外面来的人就把他围住，但一见杰尼索夫读文稿，就渐渐散开了。尼古拉从他们的脸色看出，这故事他们听到过不止一次，已经听厌了。只有邻床的胖枪骑兵坐在床上，皱紧眉头，抽着烟斗，还有断臂的瘦小的土申仍在听，并且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读到一半，枪骑兵打断了杰尼索夫的话。

“照我看，”枪骑兵对尼古拉说，“应该直接要求皇上开恩。据说现在皇上要颁发很多奖赏，一定会开恩的……”

“要我请求皇上开恩！”杰尼索夫想仍旧理直气壮地说话，但克制不住怒气。“为什么？如果我真的强盗，我当然会请求开恩，可我是因为揭发强盗而受审的。让他们审判我好了，我谁也不怕；我忠心耿耿报效沙皇报效祖国，我没有偷过东西！他们要把我降级……告诉你，我就这么直率地写信给他们，我就写：‘如果我盗窃公物……’”

“您写得很好，没话说的，”土申说。“但问题不在这里，杰尼索夫，”他

同时对尼古拉说，“看来只好服从了，可是杰尼索夫不愿服从。军法检察官对您说过，您的事情不妙。”

“哼，不妙就不妙吧，”杰尼索夫说。

“军法检察官替您写了呈文，”土申继续说，“您得签个字，然后请这位先生带去。这位先生（他指指尼古拉）在参谋部里有熟人。这机会再好也没有了。”

“我说过，低声下气的事我不干，”杰尼索夫打断他的话，继续念他的文稿。

尼古拉不敢劝导杰尼索夫，虽然他凭本能感觉到，土申和其他军官所提的办法是最稳妥的，而他要是能帮助杰尼索夫，他将感到高兴。不过，他知道杰尼索夫的犟脾气和火爆性格。

那份措辞尖刻的文稿杰尼索夫念了一个多小时才念完，尼古拉什么也没说。他心里愁闷，同重新聚集拢来的杰尼索夫的病友一起，消磨了这天剩下的时间：他把他所知道的事都讲给他们听，同时听别人讲。整个晚上，杰尼索夫一直闷闷不乐。

尼古拉直到入夜才走，他问杰尼索夫有没有事要他办。

“嗯，你等一下，”杰尼索夫说，回头望望军官们，从枕头底下掏出文稿，走到放有墨水瓶的窗口，坐下来写。

“看来，胳膊扭不过大腿，”杰尼索夫说着离开窗口，交给尼古拉一个大信封。这是军法检察官替杰尼索夫拟的给皇上的呈文，文中没有提军需处的过错，只请求皇上开恩。

“你替我呈上去，看来……”杰尼索夫没有把话说完，只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

十九

尼古拉回到团里，向团长报告了杰尼索夫一案的案情，带着杰尼索夫给皇上的呈文到蒂尔西特去。

六月十三日，法国皇帝和俄国皇帝在蒂尔西特会晤。保里斯要求他所侍候的要人让他参加驻蹕蒂尔西特的侍从队。

“我想见见那个大人物，”保里斯说，指的是拿破仑。他至今仍像所有的人那样称拿破仑为波拿巴。

“您是指波拿巴吗？”将军笑咪咪地问。

保里斯探询似地瞧瞧将军，立刻看出上司是在同他开玩笑。

“公爵，我是指拿破仑皇帝，”保里斯回答。将军含笑拍拍他的肩膀。

“你前程远大啊，”将军对保里斯说，并把他带去。

两国皇帝在涅曼河见面那天，保里斯是目睹这一事件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看见饰有花体字母徽章的木筏，拿破仑从对岸法国近卫军旁边走过；看见亚历山大皇帝默默地坐在涅曼河岸上一家酒店里等待拿破仑，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看见两个皇帝各自下了小船，拿破仑先跳上木筏，快步前去迎接亚历山大，向他伸出手去，然后两国皇帝走到营帐里。保里斯自从进入最上层社会以来就养成习惯，留心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并记录下来。在蒂尔西特两国皇帝会晤的时候，他打听拿破仑随从的姓名，察看他们身上的服装，留神倾听重要人物的每一句话。当两国皇帝走进营帐的时候，他看了看表；而当亚历山大走出营帐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看表。会晤持续了一小时五十三分钟。当晚他把这事同别的事一起记录下来，认为这些事具有历史意义。由于皇帝只带少数随从，那些对宦途浮沉特别重视的人就认为在两国皇帝会晤时能留在蒂尔西特是一件大事。保里斯处身在蒂尔西特，就觉得他的地位从此完全确定下来了。人家不仅认识他，而且看惯了他。他有两次奉命直接侍候皇上，因此皇上也认识他；所有的近臣都不再把他看作新手，要是不见他在场，反而感到奇怪。

保里斯同另一名副官——波兰的齐林斯基伯爵住在一起。齐林斯基是个在巴黎受教育的波兰人，很有钱，非常喜欢法国人。在蒂尔西特逗留期间，几乎天天都有法国近卫军官和总司令部官员到齐林斯基和保里斯那里吃饭喝茶。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齐林斯基伯爵设宴招待熟识的法国朋友。赴宴的有几个贵宾：拿破仑的一名副官和几名法国近卫军官，还有一个法国名门望族出身的少年，现任拿破仑的侍童。就在那天晚上，尼古拉身穿便服，趁天黑人家认不出他，走进齐林斯基和保里斯的寓所。

尼古拉和他所属的部队都远没有像总司令部和保里斯那样，在对待拿破仑和法军上发生了化敌为友的急剧变化。部队对拿破仑和法军还是抱着仇恨、轻蔑和恐惧的复杂感情。前不久，尼古拉同普拉托夫师一名哥萨克军官谈话，尼古拉坚持，要是拿破仑被俘，大家可不会把他看作皇帝，而会把他当作罪犯。前不久，尼古拉在路上遇见一名负伤的法国上校，他

又怒气冲冲地坚持说，一个合法的皇帝不可能同罪犯拿破仑讲和。因此，尼古拉在保里斯寓所看到法国军官仍穿着他在侧翼散兵线上看到的那种军服，不能不感到惊讶。他一看见从门里探出头来的法国军官，战争和敌对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尼古拉在门槛上站住，用俄语问保里斯是不是住在这里。保里斯听见前室有个陌生的声音，就出来迎接。他一认出是尼古拉，脸上立即现出不快的神色。

“哦，原来是你，看到你很高兴，很高兴，”保里斯还是含笑说，并向他走去。不过，尼古拉已发觉他最初的神态。

“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尼古拉说，“我本不想来，可是我有事，”他冷冷地说……

“不，我奇怪的只是你怎么能离开团……我这就来，”保里斯回答叫他的人。

“我知道，我来得不是时候，”尼古拉又说了一遍。

保里斯脸上不快的神色消失了；显然他已考虑了一下，决定该怎么办，就格外镇定地拉住尼古拉的双手，把他领到隔壁屋里。保里斯镇定地瞧着尼古拉，眼睛上仿佛有一层世故的翳，不让人看透他的真实感情。尼古拉有这样的感觉。

“啊，别说了，你会来得不是时候吗？”保里斯说。保里斯把尼古拉领到摆着晚餐的房间，替他同客人们作了介绍，并向他们说明，尼古拉不是文官，而是骠骑兵军官，又是他的老朋友。“这位是齐林斯基伯爵，这位是某某伯爵，这位是某某大尉，”保里斯列举客人的名字。尼古拉皱着眉头瞧着法国人，勉强点头招呼，一言不发。

齐林斯基显然不欢迎这个陌生的俄国人参加他们的集会，对尼古拉什么话也没说。保里斯似乎没注意新来的人所造成的尴尬局面，仍旧像接待他时那样愉快沉着，眼睛仿佛又上了一层翳，但竭力想使谈话活泼起来。一个法国军官以法国人惯有的彬彬有礼态度问固执不开口的尼古拉说，他到蒂尔西特来是不是要见皇上。

“不，我有事要办，”尼古拉简短地回答。

尼古拉一发现保里斯脸上的不满神色，心里就不痛快。他也像一切心情不佳的人那样，觉得人家都用敌意的目光望着他，仿佛他妨碍了大家。他确实妨碍了大家，因为只有他一人没有参加重新展开的谈话。“他坐在这里干吗？”客人们投向他的目光仿佛都在这样问。尼古拉站起来，走到保里斯面前。

“不错，我妨碍了你们，”尼古拉对保里斯低声说，“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说完就走。”

“不，不碍事，”保里斯说。“你要是累了，那就到我的房间里去，躺一会儿休息休息。”

“行……”

他们走进保里斯睡觉的小房间。尼古拉没坐下，立刻怒气冲冲地——仿佛保里斯得罪了他——给他讲杰尼索夫的案子，问他肯不肯和不能通过将军替杰尼索夫向皇上求情，并转递呈文。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人，尼古拉第一次感觉到，他瞧着保里斯感到难堪。保里斯架着腿，左手抚弄着右手的细长手指，听着尼古拉，就像将军听下属报告那样，时而往旁边望望，时而透过一层无形的眼翳对直望望尼古拉的眼睛。遇到这种情况，尼古拉觉得尴尬，就垂下眼睛。

“这一类事情我听说过，我知道皇上对这类事是很严厉的。我想最好还是不要惊动皇上。我看，最好还是直接向军长求情……总之，我想……”

“要是你不肯，那就直说吧！”尼古拉几乎嚷起来，没看保里斯的眼睛。

保里斯微微一笑，说：

“正好相反，我一定尽力而为，只是我想……”

这时，门外传来齐林斯基呼唤保里斯的声音。

“嗯，去吧，去吧，”尼古拉说，谢绝了晚餐，独自留在小房间里来回踱步，同时听着隔壁屋里愉快的法语交谈声。

二十

尼古拉来到蒂尔西特那天，正好是最不利于替杰尼索夫求情的日子。尼古拉自己不能去找值班将军，因为他身穿便服，而且没有获得上级许可擅自来到蒂尔西特；保里斯呢，即使愿意帮忙，也不能在尼古拉到达的第二天就去办这事。六月二十七日那天，签订了和约的序言。两国皇帝交换勋章：亚历山大接受法国荣誉团勋章，拿破仑接受一级安德烈勋章。当天法国近卫军营设宴招待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两国皇帝都将出席宴会。

尼古拉对保里斯很反感，因此，保里斯晚餐后来探望他，他就假装睡着，第二天一早又竭力回避他，独自外出。尼古拉身穿燕尾服，头戴圆礼

帽,在市里闲逛,观察法国人和他们的军服,观察街道和两国皇帝的行宫。在广场上,他看见一张张摆好的餐桌,在街上看到悬有俄国国旗和法国国旗的横幅,以及巨大的花体字母A和N^①。窗户上也有国旗和花体字母。

“保里斯不肯帮我忙,我也不愿求他。这事就这么算了,”尼古拉想,“我们之间的关系全完了,但我不尽力为杰尼索夫奔走,主要是不把呈文送交皇上,我就不离开这里。送交皇上!他就在这里!”尼古拉想,不觉又走近亚历山大的行宫。

行宫前停着几匹马,随从们聚集在一起,显然是准备护送皇上的。

“随时都有可能见到他,”尼古拉想。“但愿我能把呈文直接交给他,并向他报告一切……难道他们真会因我穿便服而拘捕我吗?不会的!他一定会明辨是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有谁能比他更公正更仁慈呢?就算他们因为我待在这里而拘捕我,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尼古拉想,看见一个军官走进行宫。“不是有人进去吗。唉!全是胡思乱想!我要进去,亲自把呈文交给皇上。这对保里斯没有好处,是他把我逼上这一步的。”突然,尼古拉带着自己也没料到的决心,摸了摸口袋里的信,一直向行宫走去。

“不,这次可不能像奥斯特里茨会战后那样错过机会了,”尼古拉想。他随时都希望见到皇上,一想到这事就热血沸腾。“我会匍伏在他脚下,向他求情。他会把我扶起来,听我的话,还会感谢我。”尼古拉幻想皇帝会对他说:“行善固然幸福,而伸冤则是最大的幸福。”尼古拉经过许多好奇地打量着他的人,走上行宫台阶。

台阶上有宽大的楼梯直通楼上,右首有一扇门关着。楼梯下有一道门通到底层。

“您找谁?”有人问他。

“有封信呈交皇上,有个请求,”尼古拉颤声说。

“把状子交给值日官,这儿来(有人给他指指底下的门)。但他们不会接受的。”

听到这冷淡的语气,尼古拉为自己的行为担忧。一想到随时都可能见到皇上,他有点飘飘然,同时又觉得可怕,他简直想逃走。可是行宫的一名随从看到他,给他打开值班室的门,他只好走进去。

一个三十来岁的矮胖子,身穿崭新的麻纱衬衫、白长裤,脚登骑兵长

① A表示亚历山大,N表示拿破仑。

靴，站在房间中央；一个侍仆正在背后替他扣崭新的漂亮绸背带。这副背带不知怎的特别引起尼古拉的注意。这人正同邻室一个人谈话。

“她身材苗条，白嫩可爱，”这人说。他一见尼古拉就停止说话，皱起眉头。

“您有什么事？告御状吗？……”

“什么事啊？”隔壁屋里有人问。

“又是一个告御状的，”系背带的人回答。

“叫他以后来。马上就要出发了。”

“以后来，以后来，明天来，今天太晚了……”

尼古拉转身要走，但系背带的人把他拦住。

“谁派您来的？您是谁？”

“从杰尼索夫少校那儿来，”尼古拉回答。

“您是谁？是军官吗？”

“中尉，尼古拉·罗斯托夫伯爵。”

“好大胆！得逐级上报。您走吧，走吧……”他说着穿上侍仆递给他的军服。

尼古拉又来到门廊里，看见台阶上聚集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军官和将军，他得从他们面前走过。

尼古拉咒骂自己的鲁莽，一想到随时可能遇见皇上，并当着皇上的面受辱和被捕，不禁心惊胆战。他明白自己行为莽撞，非常悔恨，就垂下眼睛，穿过服饰华丽的随从队伍，走出房子。这时，忽然有个熟悉的声音叫他的名字，同时有一只手把他拦住。

“老弟，您穿着便衣在这里干什么？”一个低沉的声音问他。

原来是位骑兵将军。他当过师长，尼古拉在他手下服务过，在这次战役中特别受到皇帝的宠信。

尼古拉惶恐地为自己辩解，但一看到将军和蔼而风趣的面容，就走到他身旁，激动地讲了全部案情，请将军为杰尼索夫说情。将军听了尼古拉的话，严肃地摇摇头。

“可怜，那位好汉真是可怜，把呈文给我吧……”

尼古拉刚讲完杰尼索夫的案情，把呈文交给他，楼梯上就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和马刺的叮叮声。将军慌忙撤下他向台阶口走去。御侍们都跑下楼来，向各自的马匹走去。到过奥斯特里茨的马夫埃尼牵来皇帝的坐骑，接着楼梯上就响起轻快的脚步声。尼古拉立刻听出这是谁的脚步声。尼

古拉顾不得被认出的危险，同好奇的居民一起走到台阶口。于是在事隔两年之后，他又看见了他所崇敬的御容、那熟识的脸、熟识的目光、熟识的步伐，那庄严和仁慈的化身……于是对皇上崇拜和热爱之情又在尼古拉心里复活了。皇帝身穿普烈奥勃拉任斯基团军服和白色驼鹿皮裤，脚登骑兵高筒靴，佩着尼古拉不认识的星章（这是法国荣誉团勋章），臂下夹着帽子，一面戴手套，一面走上台阶。皇帝站住了，环顾四周，目光照亮了周围一切。皇帝对将军们说了几句话。皇帝也认出了尼古拉原来的师长，对他微微一笑，把他叫到跟前。

全体御侍让开一条路。尼古拉看到这位将军对皇上说了好一阵。

皇帝对他说了几句话，然后向马走近一步。一群侍从和尼古拉周围的人群又向皇帝靠拢。皇帝站在马旁，一手抓住鞍子，向骑兵将军大声说话，显然是想让大家听见。

“我不能那样做，将军，因为法律比我强，”皇帝说，一只脚插进马镫。将军恭恭敬敬地鞠躬，皇帝上了马沿着大街跑去。尼古拉兴奋得忘乎所以，同人群一起跟在皇帝后面奔跑。

二十一

皇帝骑马来到广场。广场上，右边是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左边是戴熊皮帽的法国近卫军营，两营人面对面站在那里。

皇帝跑近两个营的一翼，两营士兵都向他举枪致敬。这时，另一群骑马的人向另一翼跑去。尼古拉认出，为首的是拿破仑。这不可能是别人。拿破仑头戴一顶小帽，肩上挂着安德烈勋章绶带，身穿蓝军服，露出里面的白背心，骑一匹披深红饰金鞍褥的纯种灰色阿拉伯马，奔驰而来。他驰到亚历山大面前，举起帽子。这时，尼古拉凭他骑兵的眼睛看出，拿破仑在马上坐得不稳，姿势也不好看。两个营同时喊着：“乌拉！”和“皇帝万岁！”拿破仑对亚历山大说了一句什么。两位皇帝都跳下马，挽起手来。拿破仑脸上现出令人不快的做作微笑。亚历山大亲切地对他说着什么。

尼古拉不管隔开人群的法国宪兵的得得马蹄声，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的一举一动。使他意外吃惊的是，亚历山大平等对待拿破仑，而拿破仑也毫不拘束，仿佛同俄国皇帝接近是十分自然的事，他已惯于平等地对待他。

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带着一大群随从走近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右翼，径直向站在那里的人群走去。人群突然那么接近两国皇帝，尼古拉站在人群前排感到特别害怕，唯恐被皇帝认出来。

“陛下，请您允许我把荣誉团勋章授给贵军最勇敢的士兵，”有人声音尖锐、一字一顿地说。

这话是个儿矮小的拿破仑仰视着亚历山大的眼睛说的。亚历山大留神听着他的话，点点头愉快地微微一笑。

“授给那个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最勇敢的人，”拿破仑补充说，每个音节都说得很清楚。他泰然自若地望着面前举枪致敬、眼睛却看着自己皇帝的一排排俄国兵。他这种神态使尼古拉感到愤慨。

“陛下，请允许我问问上校的意见，”亚历山大说，然后向营长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快步走了几步。拿破仑乘机脱下白净小手上的手套，把它撕破扔在地上。一个副官慌忙从后面跑过来，捡起手套。

“给谁啊？”亚历山大皇帝用俄语低声问科兹洛夫斯基。

“您命令吧，陛下。”

皇帝不满意地皱起眉头，环顾了一下，说：

“可我们得答复他呀。”

科兹洛夫斯基断然扫了一下士兵的行列，连尼古拉也没有漏掉。

“不会是我吧？”尼古拉想。

“拉扎列夫！”上校皱起眉头发出口令；第一排的排头兵雄赳赳地走到前面。

“往哪儿走？站住！”几个声音对拉扎列夫低声说，拉扎列夫不知该上哪儿去。他站住了，惶恐地斜睨着上校。他像一般被叫到队伍前的士兵那样，脸颊哆嗦了一下。

拿破仑略一回头，往后伸出他那肥胖的小手，仿佛要拿什么东西。拿破仑的随从立刻猜到他要什么，着忙起来，相互低语，传递着一件东西。尼古拉昨天在保里斯处看到过的侍童跑到前面，恭恭敬敬地凑近那只伸出的手，一秒钟也不让它等待，立刻把一个系着红绶带的勋章放在这只手里。拿破仑看也不看，就用两个手指夹住勋章，走到拉扎列夫跟前。拉扎列夫一个劲儿地盯住自己的皇帝。拿破仑回顾了一下亚历山大皇帝，表示他现在这样做只是为了他的盟友，那只拿勋章的白净小手触到了士兵拉扎列夫的钮扣。拿破仑似乎知道，只要他拿破仑的手碰到这个兵的胸膛，这个兵就会幸福，得奖，并且地位高于任何人。拿破仑只把十字勋章

往拉扎列夫的胸口一按，就放下手，转身对亚历山大说话，仿佛他知道勋章会粘在拉扎列夫的胸口。勋章果然粘住了，因为几双殷勤的俄国和法国的手立刻接过勋章，把它挂在拉扎列夫的军服上。拉扎列夫阴郁地瞧了瞧生有一双白手、对他做着什么的矮小的人，仍旧一动不动地举枪敬礼，又对直望了望亚历山大的眼睛，仿佛在问皇帝：现在他应该继续站着还是走开，或者做别的事？但他没有接到命令，只得这样一直站着不动。

两位皇帝骑上马走了。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的队列解散了，同法国近卫军混坐在为他们预备的餐桌旁。

拉扎列夫坐在荣誉席上；俄国军官和法国军官拥抱他，同他握手，向他祝贺。军官和民众成群地走过来，只是为了看看拉扎列夫。餐桌周围的广场上充满俄语和法语的说话声和哄笑声。有两个军官脸涨得通红，喜气洋洋地从他旁边走过。

“老兄，酒席真不错，都是银餐具，”一个军官说，“看见拉扎列夫了吗？”

“看见了。”

“据说，明天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要还请他们。”

“啊，拉扎列夫真走运！终身年金有一千两百法郎呢。”

“瞧，弟兄们，这样的帽子！”一个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士兵一边戴着毛茸茸的法国帽，一边叫道。

“真不错，太美了！”

“你听到口令了吗？”近卫军军官问另一个军官说。“前天是拿破仑，法兰西，勇敢；昨天是亚历山大，俄罗斯，伟大。今天我们皇上发口令，明天拿破仑发口令。明天我们皇上要授予法国最勇敢的近卫军圣乔治勋章。非送不可！礼尚往来嘛。”

保里斯和他的朋友齐林斯基也来观看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的宴会。保里斯回家，发现尼古拉站在房子拐角的地方。

“尼古拉！你好！我没见到你，”保里斯说，看见尼古拉脸色闷闷不乐，忍不住问他出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尼古拉回答。

“你来吗？”

“来的。”

尼古拉在屋角站了好一阵，远远地望着宴会上的人们。他苦苦思索，却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他心里起了强烈的疑问。他忽而想起了杰

尼索夫,想起他那变形的模样和听天由命的神态,想起住满断胳膊断腿的伤员、到处是垃圾和病人的医院。他清楚地感到,他现在也闻到医院里的尸臭,他环顾了一下,想弄明白臭气是从哪里来的。他忽而想起踌躇满志的拿破仑和他那只白净的小手。如今拿破仑当上皇帝了,亚历山大皇帝也喜欢他,尊敬他。那么,那些丢胳膊缺腿的人和牺牲的人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忽而想起了荣获勋章的拉扎列夫和受罪而又得不到宽恕的杰尼索夫。他发现自己有这样古怪的想法,不禁感到害怕。

普烈奥勃拉任斯基营宴会的香味和他的饥饿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觉得动身以前得先吃点东西。他走到早晨看见的那家饭店。他在饭店里遇到好多人,好多像他一样穿便服的军官,因此他好容易才吃到饭。跟他同一师的两个军官同他坐在一起。他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和约。这两个军官也像大部分军人那样,对弗里德兰战役后缔结的和约不满。大家说,若能再坚持一下,拿破仑就会完蛋,因为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尼古拉默默地吃着东西,拼命喝酒。他一人喝了两瓶酒。他内心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使他十分苦恼。他怕陷入这些思绪中不能自拔。有一个军官说,看见法国人心里就不痛快。尼古拉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莫名其妙地叫嚷起来,使军官们大吃一惊。

“你们怎么能说三道四!”他突然涨红了脸,嚷道。“你们怎么能批评皇上的行为?我们有什么权利批评?!皇上的目的和行为我们是无法了解的!”

“我又没有说皇上什么话,”一位军官辩解说,他认为尼古拉一定醉了,否则就无法理解他发火的原因。

但尼古拉没有听他。

“我们又不是外交官,我们只不过是士兵,”尼古拉继续说。“要是命令我们去死,我们就去死。要是我们受惩罚,那就是说罪有应得,我们可无权批评皇上。皇上承认拿破仑是皇帝,跟他订立同盟,就是说应该如此。要是我们对什么事都说三道四,那就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了。这样我们就会说,上帝不存在,什么也不存在了,”尼古拉拍拍桌子,大声叫嚷,听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但那是符合他的思路的。

“我们的事就是尽责任,就是动刀不动脑子,”尼古拉叫道。

“还有喝酒,”一个军官不愿同他争论,说。

“对,还有喝酒,”尼古拉附和说。“喂,再来一瓶!”他又叫了一声。